

詩集傳通釋

五



小雅二

大雅說附○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

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西都曰小雅大雅周室

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以今

考之正小雅燕饗之樂也親親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

也之事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親親曰正小雅皆中庸尊賢

也也歡欣和詡以盡群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

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

樂勞饗羣臣故其詞氣歡欣和悅以通上下之情大雅

正詩或歌於會朝之時如文王大明等篇或陳於祭祀

之後如生民行葦等篇或陳於進戒之際如公劉卷阿

等篇則其詞氣又皆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此其詞

鹿鳴之什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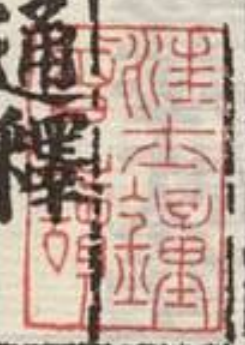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為一卷而謂之什猶軍

法以十人為什也別詩曰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為

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篇為一卷卷首

之篇則為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呦呦鹿鳴叶音食野之苹叶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莊師反吹笙鼓簧音承笙是將人之好呼報我示我周行

郎反

興也。咻咻聲和也。華籟，籟也。青也。白莖如筋。生香可食

又司我主人也。賓所燕之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為獻主，儀禮諸侯燕其臣，或外使亦以宰夫代為主人，而皆不自為主。燕與與大夫則別立大夫為賓，復外使則以其介為賓，而皆不以所為宴者為賓。曰主曰賓，皆代為之。則君與所為宴之臣各得全也。

也。瑟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禮記燕禮云：工四人，一瑟、一笙、一歌、一舞。白華、華黍，又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

簧也。禮記燕禮曰：笙以匏為之，十二管，列匏中而發聲。承奉也。笙所以盛幣帛者也。將行也。奉笙而行幣帛，飲蔭則以酬賓送

酒食。禮記燕禮曰：則以侑賓勸飽也。有侑賓勸飽之幣，禮記燕禮有

享，有食有燕，燕則無幣，食則無獻，酒於享，有酌幣於食，有侑幣，鄭氏謂酌幣以酌賓勸酒，侑幣以為食賓殷勤之意。

未至，周行大道也。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

言也。禮記燕禮曰：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故欲於此，聞其

旅，正禮已終，然後言之道，疾今人言語无節，禮記燕禮曰：至

宵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為主。

朝廷之禮，以敬為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

其忠告。谷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為燕饗之禮，

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禮記燕禮曰：鹿鳴，

而樂君臣賓主之，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

而示我以大道也。禮記燕禮曰：王肅云：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

非道矣。禮記燕禮曰：古之聖賢，无一時而忘享問，无一事而

望於嘉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視我以至道也。記曰：私憲

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於群臣嘉賓者，唯在於

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為德而自留矣嗚呼此其所  
以和樂而不淫也與言人若以私意為惠而不本其所望於羣臣嘉賓者唯在於示我以大道則羣臣嘉賓之受宴也決非以其私意而不顧德以自留也故曰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致陳皓曰記言人有私意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已也故引詩言不留私惠之義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叶側視民

不佻叶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傲胡教反叶我有旨酒嘉賓

式燕以敖叶牛刀反

興也蒿散也即青蒿也淡黃花結子如粟米大孔甚

昭明也視與示同視字後世目視物為示傍見示人物作

單示字由是經傳中視與示多相亂恍偷薄也教游也○言嘉賓之德音甚

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傲則亦不待言語

詩經卷九

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言嘉賓聞望昭明示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

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南反叶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

心與也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鹹麩牛馬喜食之

湛樂之乂也燕安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

外而已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也

回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不能竭其

力謂此章再言樂之以樂以見和樂之意永无散

有旨酒以宴樂其心則又不至於養口體為觀聽之美而已其所望於嘉賓教示之意益深至矣

鹿鳴三章章八句

按序以此為燕羣臣嘉賓之詩而燕禮亦云工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即謂此也武王以後以此詩為宴羣臣之歌

鄉飲酒用樂亦然。而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亦謂此三詩。酒歌鹿鳴采其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也。四牡采其忠孝之至也。皇華采其欲諮謀于賢智也。豈本為燕羣臣嘉賓而作其後乃推而用之鄉人也。

上下常用之樂如鹿鳴三篇及嘉魚魚麗南山有與臺三篇風則是闕雖卷耳采芣采蘋等篇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燕禮又用於鄉大夫貢士客後乃推而用於諸侯之燕禮又用於天子也。今據之禮又用於大享之教習蓋不專用於天子也。今據大射儀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通用於諸侯之射禮矣。然考能禮凡上下通用之樂止是小雅二南諸詩而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此二雅大小所以然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

食幣帛為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范氏曰說破君子豈為飲食幣帛而悅之意甚好然則先王制禮所以殷勤如此者亦非以為備賢之具也。各盡其道而已。琴瑟之樂將之以佳節之實而求之之誠則又燕樂其心而欲其示我以周求此其多儀之及物所以為王公之尊賢也。

**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笙篴**  
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同古者上下交而為泰於鹿鳴諸詩見之  
序得詩意但未盡其用耳其說已見本篇

**四牡駉駉**  
非周道後  
**我心傷悲**

賦也駉駉行不止之貌周道大路也後遲回遠之貌豈不

堅固也。管子曰說文者海為監。蓋有池為監。監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此勞使並去聲

臣之詩也。夫扶君之使臣臣之事君禮也。故為臣者奔走

於王事。特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而已。何敢自以為勞哉。

然君之心則不敢以是而自安也。故燕饗之際。叙其情以

閱其勞。言駕此四牡而出使去聲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

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

以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

情而代之言。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勞詩皆如此。傳

曰。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去聲也。即私恩。正謂念憶父母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

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

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四牡騤騤。嘒嘒他丹反。駉音馬。補反。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不遑啓處。

賦也。嘒嘒。衆盛之貌。白馬黑鬣曰駉。遑。暇。啓。跪。處。居也。

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坐則跪也。坐者

謂不遑暇居。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叶後反。集子苞。翔反。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扶雨反。

興也。翩翩。飛貌。騅。夫不弗平也。今鶉鳩也。凡鳥之短尾者

皆佳屬。將。養也。○翩翩者騅。猶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

處。今使人乃勞苦於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

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

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

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君之於臣能體

報上者又當如何哉古人事君得以展布四體而死生以

之者亦以人君感之者無不盡其道也

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

而全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起首王事靡盬不遑將

母彼反

○駕彼四駟載駮駮反助救駮駮二音豈不懷歸是用休歌

將母來諗諗一音

賦也駮駮駮貌諗告也以其不獲養去聲父母之情而來告

於君也非使去聲人作是歌也設言其情而勞去聲之耳

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養母來告者臣得不俞其請乎

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歸作歌來告是探其情以勞之

也

本其恩所起以教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

親之愛親而此章言其君者以是情而告於上

君之言然也

四牡五音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或

之歸或諸侯使臣

之來皆可用也

故春秋傳亦云而外傳以為章使臣之勤所謂使臣雖叔孫之自稱亦正合其本事也

襄公四年左氏傳曰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

三三拜韓獻子使子負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

君心敢不拜使臣曰必諮於周禮不重拜皇



語曰叔孫穆子對曰君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使臣曰每傷感之辭謙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

君告使臣曰每傷感之辭謙但儀禮又以為上下通

度詢必咨於周敬不拜教

用之樂舞亦本為勞使去聲並臣而作其後乃移以

他用耳下通用之樂不知如君勞使臣王事亦為上

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舞飲酒亦用而大享始教宵

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者此蓋入享之始猶教它知

有君臣之義始得○恩此詩始作本為勞使臣也

其後又與鹿鳴之宴賓主華之遣使者同為一時通

用之樂而此詩中以王事為言則

此三詩其皆作於武王以後也故

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首句同上然其下云云者語踈而義鄙矣

皇皇者華方無反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興也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

駉駉衆多疾行之貌征夫使臣與其屬也

思也○此遣使臣之詩也君之使臣固欲其官上德而達

下情而臣之受命亦惟恐其無以副君之意也

君之意此所以每懷靡及也首存此意則謝謀庶詢必善

于周自不容已也○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風善

恩詢問疾苦宜道化於天下故先王之遣使臣也美其行

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之華則于彼原隰矣

此駉駉然之征夫則其所懷思常若有所不及矣

言原而不迫如此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子所謂君教使臣之意夫欲以為戒戒而不遂直言之乃設言

其庶臣之情自如此所謂矯而不迫也

○我馬維駒恭于恭六轡如濡如朱如載馳載驅駉于

駉于反周爰咨諏子須子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於也咨諏訪問也

其所以而○使臣自以每懷驟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

而盡其職也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謂以博采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

○我馬維駒其首六轡如絲齊叶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莫

賦也如絲調忍音刃也也謀猶諏也變文以協韻爾下章放

此曰騶駼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彼

○我馬維駟六轡沃烏毒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

賦也沃若猶如濡也度猶謀也謂若若有鮮澤之義故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賦也陰亡雜毛曰駟體有二種之毛相間雜均調也詢猶

皇直著華五章章四句

按序以此詩為君遣使臣春秋內外傳皆云君教使

臣其說已見前篇儀禮亦見鹿鳴疑亦本為遣使臣

而作其後乃移以他用也然叔孫穆子所謂君教使

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可謂

得詩之意矣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諏

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

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

諫君矣未有不自洽而能正君者也是餘意夫君臣

詩釋九

八

一體已不能咨誦善道則君亦安能聽用己言哉。  
**鹿鳴** 於禮樂不獨用於勞勞遺意者以其聲為先後款。大  
雅前象宏闊小雅雖各指一事然說得精切至到古  
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必令孫子誦之則見其  
詩果是懇至如鹿鳴見得賓士相好之誠如德音孔  
昭以燕樂嘉賓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  
壯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  
甚切當如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父母皆是人  
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華首二每懷靡及其後  
便咨謀咨詢看此等詩不  
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序**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首句同上然詩所謂華者草木之華非光華也

**常棣之華** 鄂反五各不韡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禮

反音

**與也**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李氏曰何彼穠矣與論

謂棣也此常棣與采薇言維鄂鄂然外見之貌不猶豈不

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常棣之華則其

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

乎故以與兄弟凡今之人言幸由之入也莫如兄

弟親之至也只是以豈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反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賦也威畏懷思哀聚也○言死喪之禍他人所畏惡鳥故

惟兄弟為相恤耳至於積尸稟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

為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

死後急難闔闔之事為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

如孟子所謂其兄闕在弓而射石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

者此詩是制其詞哀切似諸詩和平

王氏云文武以來兄弟亦必有詩然鹿鳴四牡等篇詞

和平唯常棣一篇詞意若有所懲創則周公也

管蔡之事其後更爲此詩無疑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

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

相矛盾石準反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至四章雖是

周公取管蔡之變故以死喪急難聞之事爲言然兄弟

真切之情亦惟於此際而後見分曉若於安平之時觀之

則人或以爲朋友與兄弟等耳先王

之制朋友之服視兄弟故特言之

○脊并益反令零音在原兄弟急難叶深反每有良朋况也求

與也脊令雖渠水鳥也陸德明曰大如鸛雀長脚長尾尖喙

急難之意故以起興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兄

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而

言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爲去聲之長歎息而已力或不

能相及也東萊呂氏曰踈其所親而親其所踈此失其本

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踈

之分去聲使之反循其本也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

朋其甚者不遇爲之長歎息而已小人好本心既得則由

以親爲怨而樂從其踈故此詩每以告之

親及踈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

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去聲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

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去聲朋友亦可以坐

視與曰每有良朋况也求歎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

爲有差等耳詩人之詞容有抑揚急難之際能盡其兄

弟之恩也然則朋友之義可廢乎曰非也親踈之義則然

如人關者閉戶可也同室聞者被髮纓冠而救之親踈之

義如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

左右不相悖音偏

○兄弟閱許于牆外禦其務春秋傳作每有良朋然

之承也無戎叶而反

賦也閱聞狠也禦禁也悉發語聲戎助也○言兄弟設有

不幸聞狠于內然有外侮則同心禦之矣雖有良朋豈能

有所助乎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可待也富

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歡親信公二十四年左氏傳注

直外扞異族之侵侮國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

誼閱侮人百里注云聞狠也兄弟雖以謔言相違狠猶

禁他人侵侮已者百里論遠也死喪相卹卹相

救固足以見兄弟之情矣至于方且聞聞于內而忽有外

侮則同心而禁禦之則尤見其情之不容

已者朋友於此則豈能如兄弟之相助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叶桑

賦也上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所謂喪亂

者通言一章之死喪二章之急難四章之外侮也集傳

謂非朋友可比者雖言三章之良朋末數四章之良朋無

助然二章之所謂懷與求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

者尤非朋友所能及也弟不如友生者悖理之甚也不知前日兄弟之可恃而以

至親相責則兄弟易以生怨○儋爾邊豆飲酒之飲於慮兄弟既具和樂音且

孺賦也儋陳飲饜賁俱也孺小兒之慕父母也慕之義小兒

親慕父母故○言陳邊豆以醉飽而兄弟有不具焉則無

與共享其樂矣元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

願情給熟者禮文有時而脫畧也邊豆畢陳飲酒而至於

要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愛其相

○妻子好呼報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及和樂且湛

持持反

賊也。翁合也。○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父其樂矣。

矣惟兄怡和樂則一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蓋天合者微有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兄弟既翁必先於妻子若人之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則樂之所由爭者未必不本於此也若不能數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孥必不能久相樂也

○宜爾室家胡反樂爾妻帑音是是究是圖實其然乎

賦也。習子究窮圖謀曾信也。○宜爾室家者兄弟具而後樂且孺也。樂爾妻帑者兄弟翁而後樂且湛也。兄弟於人其重如此試以是究而圖之豈不信其然乎。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人情皆知而罕知厚其兄弟然兄弟不成以至毀其室家危其妻子者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孥之相樂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窮此樂妻孥之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爲然。常人思慮不能及遠以爲兄弟親疎無甚損益患其相離而不信故使深思而遠圖之也。爾爾子好合如琴瑟然兄弟不具則雖和樂而無親慕之意誠然則兄弟之具翁是其所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此理固當是究是圖而信其然矣乎。疑辭也不自以爲然而使人者反求諸心以見其真情實理之所在周公亦可謂善於人者也。又觀周公之言如此則其所以誅管蔡者豈得已者乎。所謂處聖人之不幸也。

常棣、一章章四句

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四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不待死喪然後相收，但有急難便當相助，言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必共禦外侮，其所以言之者，雖若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自死而急難而小忿所謂言之雖若益輕以約也然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則自厚而至於薄雖薄而猶有所不能自已者焉則所至於五章遂言安寧之後乃謂兄弟益深且切矣。不如支生，則是至親反為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故下兩章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

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復窮極而

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讀者宜深味

之 此詩句少而章多，所以極其鄭重。句則各傳一事，故也。五章言喪亂既平，以結二章三章四章所言患難相與之意，而繼言安寧之後，兄弟之恩，乃有與薄者以起六章七章所陳兄弟之恩，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以宜室家結六章所言樂妻帑，結七章所言而復繼言其理之誠，然使人有以考驗之也。詩凡八章，唯卒章無兄弟字，餘章反覆言兄弟者，凡入其言人情之曲折，天倫之厚重者，哀傷激切，故不若其他宴樂兄弟樂歌之和平也。

燕兄弟也，閱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得之，但與魚麗之序相矛盾，以詩意考之，蓋此得而彼失也。國語當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亦其明驗。但春秋傳為當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同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二書





狩未成羊也不雅注曰俗呼速召也諸父朋友之同姓而

尊者也謂也入子呼諸侯同姓人用曰伯父同姓小國曰

叔微無顧念也於歎辭繁鮮明貌八簋器之盛也謂也

則禮言倍之天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謂也

小國曰叔舅先諸父而後諸舅者親疎之殺所界也咎過

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

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謂也寧適不來豈必期其至哉

實於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

矣謂也曰微我弗顧言无使我恩意之不至而不顧念夫

義有過失也夫朋友之隙常生於施相責望故此詩明之意

但欲及其在我者而不問其彼之於我如何是誠處朋友

之道也○伐木于阪叶字釀酒有衍葉音豆有踐在演兄弟無遠

民之失德乾餼音以愆叶起有酒消反我無酒酤音

我坎坎鼓我蹲蹲反舞我迨音我暇叶矣飲此消

矣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兄弟朋友之同儕者無遠皆在也

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也謂也詩言兄弟多矣鄭

也此詩則同濟之友也各隨所指不同耳乾餼食之薄者

也謂也王制乾豆注謂脂之以為豆實謂也街過也消亦釀也

曰以釐曰釀以釐曰消謂也或謂用草於今猶然酤買也坎坎擊

鼓聲蹲蹲舞貌謂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酤我酤之也

迨及也○言人之所以至於失朋友之義

者非必有大故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分人而至於有愆

耳故我於朋友不計其有無但及問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古文之妙也謂也

劉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无相踈遠或乾餼不至鼓  
亦人之失德也故有酒則我酌之无酒則我酌之以至鼓  
舞我為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劉氏曰民之  
失德乾餼相繼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无所愛者有劍濟  
之无則酌之不以為有無為醉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其  
有以樂之也劉氏曰民之失德乾餼以愆日民則自  
下之辭言細民之相失或以薄物飲酒不以相分之故蓋  
前章既言其厚故此章又以薄者言之且乾餼之愆亦  
過月於微過而尤不取不謹則其大者可知矣

### 伐木二章章十二句

**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

為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

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

**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謂以日蓋以朋友為人倫之親親以睦

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詩釋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厚何福不除直慮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保安也爾指君也詩人亦其君者蓋稱天

人亦汝之常抑非此无以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

著其親愛博至之情也庶衆也○人君以禮鳴以下五詩燕其臣

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而使之獲

福如此也曰介謂曰若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

以為者也我君无不見其厚其於福社无不見其除舊而堅固也

使我君无不見其厚其於福社无不見其除舊而堅固也

此詩者蓋乃臣子之祝願其君惟願其福祿壽考而已試

取前五詩分而讀之而各以此詩答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反穀澍無害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承春禴當之更曰春曰同爾雅注曰祠之言食為所承禴當之更曰春曰同爾雅注曰祠之言食為所承

可禴禴當之更曰春曰同爾雅注曰祠之言食為所承

至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謂公謂后稷以下

公叔祖類也先王大王以下也謂公謂后稷以下

以下大王之前皆為先王季文王救追王三王至於武王周公

則止祀以先公之禮曰然周禮先王以袞冕祀先公

通謂先公先王也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敬主人之詞

之等是傳神辭主人也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後孝孫

祀其先公先王而神亦降之福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

者此必武王以後所作也此詩所以答前五篇然則

神之弔都歷矣詒以之爾多福叶筆民之質矣日用

飲食羣黎百姓福為爾德

賦也平至也神之至矣猶言祖考來格也詒遺去聲質實也

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

衆也黎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百姓庶民也為爾德者則而

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神詒之多福民及百姓皆

為爾德則孝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言則下受多福之庇

也始言民德言群黎百姓廣而言之正猶已安人安百姓

之意也言民德言群黎百姓廣而言之正猶已安人安百姓

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群黎百姓皆為君德此君人者之至

顯也言民德言群黎百姓廣而言之正猶已安人安百姓

者為若盡言福祿則全稱皆容德之祥豈古者君臣相與

之義邪凡詩人頌福多兼德言之又曰德者民心所自得

而曰編為爾德者民因君而全其天故民之德皆君之德

猶曰莫匪爾德也意以見君之德存神過化民皆由之

而不知但實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作止无不

其君德化之中其所為皆蓋莫非君之德也正如其所

而象之先王所禴禴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

為德莫非君之德也亦莫非君之德也所謂德者其一

之木  
頌欵

○如月之恒胡望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慶反不

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大率正半昏而中似弓

漸進之義故云上弦不言望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

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問承是繼

之義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

常亦不然物以爲况日與月也上言神享之矣故多引

矣相承而無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焉此意而無

天保八章章六句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文意重複

以見其愛上深至此耳天保詩盛陳人君之

者以其愛君之心無也四章則以祭祀先王先公爲

言五章則以編爲德爲言蓋謂人君之德必上无愧

於祖考下无愧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而愈彰故末章

亦是以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林是福也

序下報上也君能下去下字如以成其政臣能歸

美以報其上焉

序之得失與鹿鳴相似臣歌天保詩答上五詩之

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

采薇采芣薇亦作叶則反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止靡室

靡家叶古猷音允之故不遑起居猷音允之故章作與

喜故叶歸與歸  
叶家又与叶

典也薇采多作生出土也謂莫晚靡無也猷

比狄也瀟暇啓跪也○此遣成役之詩設而不止言遣成

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大夫以依國爲心固有不

特勳者三民之愚或以爲上之苦我固不可无辭以

惟之也若夫師還之日皆從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而

念歸期之遠也故為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采薇采薇

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矣軍士自計之辭

亦因示歸期凡此所以使我舍上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

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直以薇狃侵陵之故有所不

得已而然耳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調以義也

同薇之作是始出戍時也歲之莫是來歲歸時也此章言

其始行之情故云靡室靡家不遑啓居知其為薇狃之故

則上之遣我者出於不得已而我之義亦有所不容已也

此所謂風之義也又因風以叙其私情也一則曰歸曰歸

公義反費為言所程子曰吾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

之心矣謂民曰程子此言乃世用兵又曰古者戍役兩暮

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夏代者至復車留備秋至過十一

月而歸又明年中仲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

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之名曰防秋宋遺戍

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

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

載飢載渴叶巨我戍未定靡使歸騶

興也柔始生而弱也長而柔又其後薇壯而剛以見天時

之亦變烈烈憂貌載則也定止聘問也○言戍人念歸期之

遠而憂勞之甚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然戍事未已

則無人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也此章言其

心烈烈載飢載渴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故平

章言其歸路之情亦曰載渴載飢我戍未定靡使歸騶言

我行猶未至戍所則固無人可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也

者勸苦之情大禁最切者有四一則有舍其室家之悲

則有不遑啓居之勞二則有載飢載渴之苦四則有不

其家音信之憂故此詩於首兩章備道此四事以慰之

此章曰歸而心憂載飢復載渴其私情亦甚苦矣然我戊未定而靡使歸聘則公義以為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直反

與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名之曰陽月也疑於無陽故謂陽月然何時無陽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刻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自坤卦積來如一月三十日以復之陽分作十分從小雪後一日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以此見天地无休息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瓜芳无胡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於

來歸也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與也剛既成而剛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

而不取顧其親也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盥也故啓於不隄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瓜芳无胡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斤於

與也爾維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帥也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郊業業壯也

捷勝也○彼爾然而盛者常棣之華也彼路車者君子之車也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

之間三戰而二捷矣四章五章皆勸以義也

而風之者深矣夫所謂風之者亦非是當時之人初无此意而上之人特爲此以風勵之也此亦皆成卒之本情但聖人能通其志取上之心爲心可知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豈不日戒豈不日戒豈不日戒豈不日戒

賦也騤騤強也依猶乘也腓猶比也程子曰腓隨動也如

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

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引

動則隨而動也其按易成傳曰腓足引行則先動足乃率之非如腓之自動也易本義亦曰欲行則先自動由程子前說觀之則腓為隨足以動之物由後二說觀之則腓為先足而動明矣不當引之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於此得也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以腓為底若於此詩與上兩說誠不合當刪去然本已定只於此大義所系今詳可也又百卉具腓又有它訓不知此字竟是何義

行抗列整治之狀象頌以象骨飾弓弣音消又師交也

左傳云左執鞞強曲禮云右手執蕭蕭強頭即魚獸名

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矢服

也鞬建平声戒警棘急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成

役之所託倚腓之以為進退也○言戎車者將帥之所依乘成

也是詩故以君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

也豈不日相警戒乎獵狝之難去其急誠不可以忘備也

詩釋卷九

豫作歌詩以導達其誠心此所以旌旗變色士卒生氣也

而於章末專以公義為言所以美之所以風之也

○昔我往矣揚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揚柳蒲柳也霏霏雪其貌遲遲長遠也○此章又設

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

依即首章采薇之時雨雪霏霏即首章歲暮亦莫止首尾

言亦丁寧以安其心也

又言行道遲遲則見歸思之切也

歸之極也莫知我哀此句尤切夫上之人既已迷其情之

如此則其知之可謂盡矣而猶曰莫知我哀可見其體悉

不我知矣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也

其情則雖勞而不然雖憂而能勵矣明定方曰王氏云人



之勞餽渴之害故中心傷悲而莫有知其哀者則幾於不  
得其所以而无所告訴今歌詩遺之述其勤苦則人不知其  
哀而上知之此君子能及人之情故人忘其死也  
○遺之而謂莫知我哀則知之者深矣  
○此章預道其  
住反勞苦憂傷之甚又  
專叙其情以為終也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  
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

**采薇六章章八句**

滿子善問首章言征夫之出蓋以  
違寧無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家三章則竭力致  
死而無還心蓋不復念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於王事  
而欲成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  
憂傷之情也其序然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  
作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庶可玩味風則成於婦人小  
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意耳  
○謂說以使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序** 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歸

也

此未必文王之詩以天子之命者衍說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叶莫反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反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叶加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

去聲遠旄率師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

而語去聲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御夫

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去聲是行也不可以

緩矣叶莫反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反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叶加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自從也天子周王也僕夫御夫也○此勞

去聲遠旄率師之詩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於郊外

而語去聲其人曰我受命於天子之所而來於是乎召御夫

使之載其車以行而戒之曰王事多難去聲是行也不可以

緩矣叶莫反自天子所謂我來叶六反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叶加反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叶高矣設此旄音毛矣建彼旄音毛矣

彼獲餘旄斯胡

音旄

一旃旃叶蒲憂心悄悄僕夫况瘁似醉

反似

賦也郊在牧內

通郊白里為遠郊也

蓋前軍已至牧而

後軍猶在郊也

將言建旄設旆

設陳也龜蛇曰旄

建立也旄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

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周禮圖注曰考工記云鳥隼七

勇捷也朱鳥乃取象於鸚如鸚首鸚尾鸚六是也玄武謂龜蛇

也位在北方故曰玄武揚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

方以為左右前後記曲禮曰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

也進退有度各司其局步數局部分也則士無失伍離

次矣旃旃飛揚之貌旃旃亦揚起也悄悄憂貌况茲也

或云當作悅况上言出車在郊建設旗幟幟旗幟者

豈不旃旃而飛揚乎但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

亦為之恐懼而憔悴耳胡不猶言設不言豈不旃旃乎但

謂必深圖功必成不然輕挑率易殆同兒戲耳烏能有所

哉東萊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泣

涕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子行三軍

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勉之為將帥

者憂心則悄悄為僕夫者情况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

用兵也臨事而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此誠

行軍法也章述其前時之戒懼以慰勞之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叶鋪旂挑央央於良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旂挑央央

賦也王周王也南仲此時大將也方朔方今靈夏等州之

地甘肅省寧夏路靈州等處之也彭彭眾盛貌交龍為

旂此所謂左青龍也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顯也襄除

也或曰上也與懷山襄陵之襄尚襄出其上也言勝之也

○東萊呂氏曰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車馬衆

盛旂旄鮮明威靈氣焰赫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本而

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曰言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而三軍之衆亦方知其

所以出師之意在於城朔方以拒讎統矣

馬為之壯盛旗幟為之鮮明而大將南仲之威名亦隨之

而顯赫雖未臨乎朔方而逆知讎統之難於是而可除矣

有前章之戒懼然後有此章之奮揚所謂靜翁而動關自然之理也

程子曰城朔方而讎統

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伐為先也

元帥之名以顯其城朔方之功也

此上二章皆本於公義以勞之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叶芳反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王事多難不遑啓居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賦也華盛也塗凍釋而泥塗也

隣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

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詞

也

潘子善簡二說曰後說為長當以後說載前則說只是

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

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

○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

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

東萊呂氏

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往在道時也采薇

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王氏云黍稷方華季夏時也雨雪載塗春凍始釋時也

統在此昆夷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序伐西戎之功

中曰王事多難言讎統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此而西不

遑起居也

曰當此時非不思歸也畏此簡書而不敢耳此方可見其

體悉之詳也

之事也

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嘒嘒於途草蟲趨趨

反他聲草蟲趨趨反他聲草蟲趨趨反他聲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叶江反叶

赫赫南仲薄伐西

戎

中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賦也此言將帥之出征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以為未見而憂之如此必既見而後心可降耳然此南仲今何在平方往伐西戎而未歸也豈既却獵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薄之為言聊也蓋不勞餘力矣言將帥之言唯我心則降一則又是設為將帥室家之言雖室家之人皆以為薄伐西戎不勞餘力則王者之師有征而无戰可知也成西伐之功久而未得歸見室家此亦述其室家之情以勞之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許貴反倉庚喈喈音皆叶采

繫祁祁巨移反執訊信獲醜薄言還音歸赫赫南仲獵狁

于夷

賦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也喈喈聲之和也訊其魁首當訊問者也醜徒眾也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

詩釋九

廿九

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

而歸豈不樂哉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獵狁者獵

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也南仲始受命出師蓋以後

狁之雅也此章述其凱旋而以平獵狁為言所以美其事之終而功之大此則述其歸日之歡情以勞之也

出車三章章八句

行師之道始也尚嚴肅既歸則尚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獵狁于夷而已則固不貴乎畧地屠城與尸喋血之事也

言勞還率也

同上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

有杖大計反之杜有皖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

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皖實貌嗣續也陽十月也遑暇也○此勞去還旋後

之詩故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於時物之變而思之曰  
特生之杜有皖其實則秋冬之交矣而征夫以王事出乃  
以日繼日而無休息之期至于十月可以歸而猶不至故  
女心悲傷而曰征夫亦可以暇矣曷為不歸哉

謂來年十月將歸時也述其室家之情不言其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  
必曰王事靡盬焉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  
明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以日月陽止而知其遲暇也  
或曰興也所感而四耳下章倣此

○有扶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萋萋盛貌春將暮之時也歸止可以歸也  
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至家故此章於杜其葉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  
情也雖其室家亦情義並行而不相悖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四牡瘠瘠古緩反叶征夫不遠

賦也檀木堅宜為車  
則春已莫而杞可食矣蓋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  
詒父母之憂也

矣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猶未至則春已莫而愈過期矣故知其行必不遠矣

○匪載匪來  
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載裝疾病逝往恤憂偕會令也○言征夫不裝載

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况歸期已過而猶不至

則使我多為憂恤宜如何哉遠行不必如期室家

氏云而多為憂恤創渴欲疾病故且下且遂相襲俱作合言

於絲宙而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適而將至矣夫不遠想

料之辭也征夫述止伏定之辭也歸期近而思愈切者人

情也期逝不至然後憂傷孔或焉行者過期而不至則居

者之憂范氏曰以上遂終之言思之切而無所不為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兼公義為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

私情大樂與四杜采薇出車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

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託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

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

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

勞率故美其功杖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

為入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不忘其行役之勞故三詩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

叙其任反終始之情則一也

人能知其下中心委曲之情而形於歌則下悅之

出車杖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其下自陳勞苦之

狀悲傷之情則然也揚之水鴉羽是也

范氏所發之意皆得詩人之旨但勞帥役休悉其

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行賞之事者何哉蓋古

者竭誠盡忠以勤王之業者人臣之義也君臣各行

其事而已下不以勤而望乎上上不以賞而夸乎下

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所能及哉

鄭氏王氏之說總論采薇出車杖杜也范氏之說兼

論出車杖杜一詩也

厚勞還役也

同上

南陔

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已下三篇不綴於皇皇者。華之後而附於此者。欲以笙詩六篇相次也。今正之。說見華黍。

**序** 孝子相戒以養也

此笙詩也。譜序篇次名義及其所用已見本篇。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二。八章。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

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正之。

**白華**

詩釋九

四廿九

笙詩也。說見上下篇。

**序** 孝子之潔白也

同上。此序尤無理。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于縣中。

之曰。諸侯軒縣。縣中者。北縣之南。也。鄉飲酒。唯有磬。故笙立于磬南。奏南陔。白華。華黍。

南陔以下。今無以考其各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

有聲見於詩者。歌也。獨於樂者。聲也。以其用於鄉人。邦國。於樂。則亡其辭者。乃本亡之。非失亡也。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疑南陔六詩。

當時元只有声如今之琴譜本无其詞也吾甚笑東晉補亡之无謂所以知其篇第在

此者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

之節而亡之耳魯鼓薛鼓之節其譜見礼記投壺篇末盖魯薛二国投壺燕射擊鼓

之節也其圓者擊其方者擊其節不同亦皆有声而无詞也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同上然所謂有其義者非真有所謂亡其辭者乃

本無也

魚鱧力也子當音柳与鱧音鯊鱧何反君子有酒旨且

多

興也麗歷也雷以曲薄為筍而承梁之空孔者也鱧揚也

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

大而有力解飛者埤雅曰今黃鱧魚也性浮而善飛鱧故曰揚也燕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廣

揚揚也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

魚多種有極大者其皮如沙今人以為刀劍鞘吹沙小魚耳君子指

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此燕饗通用之樂歌即燕饗

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也

言酒則殷隨之言物有所該者廣此詩後三

章所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前之所言酒之且多且旨

且有者也乃樂工極道主人所薦之物如此以見優賓之意

或曰賦也下二章放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率以歌之若

作賦體說則詩中所言魚亦是當時所薦之羞也

○魚麗于罍酌醴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醴醴也又曰醴也醴定音曰嚴氏云毛郭

黑醴魚道家以為醴者也舍人謂醴名醴醴也今

也諸魚中唯此魚醴甘可食其首戴星夜則此醴此詩醴

美不若醴醴故其詩如此

○魚麗于罍酌醴君子有酒旨且有叶羽

反



興也魚點念平也

本單注曰大首方口背青黑无鱗多短即鯉魚也鯉音題

郭璞云各自一魚鯉今雁額白魚也毛質畧當言似鮎耳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魚皆備有猶多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賦也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

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數前三章多旨有三字耳

前二章之詞前章多旨有皆以酒言而衍之之詞皆曰物以見物之與酒林也

### 魚麗六章二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立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代

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為

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

魚麗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意以答賓如公

宴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詳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无庸歸亦此意

麗以足前什而說者不察遂分魚麗以上為文武詩

嘉魚以下為成王詩其失甚矣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

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此篇以下時世次第序說之失已見本篇其內外



興也此興之全不取義者也詩中與體固有此兩  
之思語辭也又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或曰又思言其又  
思念而不忘也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為語助者  
上字協韻為思慮之思者木字協韻  
此章則來字与未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說見魚麗

序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序得詩意而不明其用其曰太平之君子者本無謂而說者又以專指成王皆失之矣

崇丘

說見魚麗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見上

南山有臺叶田北山有萊叶陵樂音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興也臺夫

須即莎草也

本草曰其臭名香附子

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

之樂故其辭曰南山則有臺矣北山則有萊矣樂只君子

則邦家之基矣樂只君子則萬壽無期矣所以道達主人

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思按詩中所謂德者所謂

皆所以美其德也所謂壽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前魚  
麗嘉魚兩篇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賓樂賓則此詩所  
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或疑賓客不足以為常乃壽之  
思謂此詩上下通用之樂當時賓客容有不足以為常乃壽之

之者蓋古人簡質如士冠禮祝辭亦云眉壽万年又况古  
器物銘所謂用漸万壽用漸万壽万年无疆邠其眉壽万  
年无疆之類皆為自祝之辭則  
此詩以万壽祝賓庸何傷乎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興也**謂治生乎君子賢者為國人積幹也次章言邦家之  
光美其可以為邦家之顯榮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  
則美俗也既足以為邦家之基本與顯榮故因祝其壽之  
无期限而无疆界者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叶滿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南山有栲音考叶北山有扭女九樂只君子遐不作

壽叶直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叶莫

**興也**栲山樗扭楨也遐何通眉壽秀眉也

○南山有枸但用北山有楛音便樂只君子遐不作

黃音苟

**興也**枸枳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  
嗽之甘美如飴

木理如楸亦名苦楸黃老人髮復黃也者老人面凍梨色

如浮垢也黃而如凍梨之色保安艾養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相應万壽无疆万壽无疆者願之之辭也設不眉壽  
不黃者必之之辭也德音是茂言不但不已而已而

又愈益茂盛也保艾尔後則不但為今日計而又願其  
安養其後世之子孫也人君得賢則基圖鞏固故曰邦  
家之基有光華故曰邦家之光受利及民  
故曰民之父母燕及後世故曰保艾尔後

說見魚麗

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序首句誤詳見本篇看詩便有感發人意思今讀  
解殺了死着詩人只起人底意思如南山有臺之  
序蓋見詩中有邦家之基故如此說才如此說定  
便局了一  
詩之意

由儀

說見魚麗

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見上

蓼音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柳反芳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典也蓼長如字又音上聲大貌蕭高也蕭香高也漙漙然

蕭上露貌君子指諸侯也寫輪寫也燕謂燕飲譽善聲也

處安樂也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亦通○諸

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宴以示慈惠蓋謂升

以示慈惠恩惠也故歌此詩言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

矣既見君子則我心輪寫而無留恨矣是以燕笑語而有

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之也朝天子天子見

之而得以輪寫其心而无所留隱相与燕飲語笑和悅則  
上下皆可以保有其心而無所留隱相与燕飲語笑和悅則  
疑而不敢盡其情下之於上也有所畏而不敢申其意則  
是上下不交否之時也禍端所萌皆由於此尚何能保有  
其安樂於  
長父乎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福

不爽叶師壽考不忘

不爽也漢漢露著貌龍龍也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爽差

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喪美而祝頌之又因以勸戒

之也美可知矣故因以戒之曰使其德常如此而不至於

有爽差焉則諸侯當享壽考而人亦永不忘之矣

中寓其勸之戒之意若曰德之不爽然後壽考而不忘德之虧者壽考之虧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喜其弟宜兄

宜弟待禮今之德壽豈開改反叶

興也泥泥露漙貌孔甚豈樂弟易也宜兄宜弟猶曰宜其

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詛無畜音勗

群公子秦鍼鍼懼選之類左傳宣公二年曰初晉驪姬之

族杜氏注云詛盟誓无公子故廢公族之官又昭公四年

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

鍼也選數也恐景公數其罪而加戮也故以宜兄宜弟美

之亦所以警戒之也朝于王此詩於其來朝而歌之故因

言宜兄宜弟壽豈壽而且樂也厚為燕飲以嘉其樂易之

德則又推言能以是樂易之德而宜其兄弟焉則其令德

而德可久也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之意而宜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條徒彫冲冲

和鸞和鸞為雛雛萬福攸同

興也濃濃厚貌條條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

垂者也條條革皮冲冲垂貌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

在鐔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口木舌為金口金舌為金

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軻也

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軻

鳴鸞鳴則和鸞自然有節節奏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行

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

齊魯心集傳於朝缺以為乘車之庭燎亦以君子自諸侯

而稱其鸞旂之美正此類也章文意亦然攸所同聚也

藜蕭四章章六句謂四日一章燕笑語方是以有吝

皆然也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二章三章則又因以勸戒而警教之也

**序澤及四海也**

序未知此為燕諸侯之詩但見零露之云即以爲

澤及四海其失與野有蔓草同臆說淺妄類如此

云

**湛湛**直誠反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於蓋夜飲不醉無歸

**與也**湛湛露晞貌陽日晞乾也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

同厭厭二字具安久足二義安故久久故足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兩階及庭

門皆設大燭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

者以申私燕之恩不設燭之意儀禮燕禮曰宵則燕于

執燭於作階上同宮執燭於西階上向人執大燭於庭闥

燕禮輕无庭燎設大燭而已○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

湛湛露斯非日則不晞以興厭厭夜飲不醉則不歸蓋於

其夜飲之終而歌之也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與也**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蓋路寢之屬也曰言在

於于寢東注云寢路寢也考成也所以示親親之意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與也**顯明允信也者其心忠信誠懇无一毫可疑也君子

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

將之也曰與也顯明允信也者其心忠信誠懇无一毫可疑也君子指諸侯為賓者也令善也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有是德也

○其相其椅於自其實離離其第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離垂也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令儀言而燕謂言而燕

之諸侯无不有是儀也

淇露四章章四句

春秋傳審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謂朝而王宴

樂之於是賦淇露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

章言令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潘子善問

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謂曰三顯允明信也宜身

厚天子燕諸侯也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二句四句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反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既叶虛之鍾

鼓既設一朝饗良叶虛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引弓皆漆之以無霜露彤弓色赤

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

勞者注往來體若一日唐弓大弓勞者勤勞王事也

貌而體反也賜引不張之賜與也大飲實曰饗

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

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

人也中心既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既之非由外也一朝

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實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人未嘗有

遲留顧惜之意也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亦輕予

速則其謂之也亦玩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異之而不

所以速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也然其所以重所以誠

已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至有以武庫兵器賜弄臣者許益

漢哀帝建平四年上發武庫兵器送侍中董賢及乳母王阿

含物金吾母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便解弄臣私

其私門非所以示四方也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

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如唐

德宗於李懷光昭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

宗於王行瑜是也解體至有印刃玩平而不忍予者如項則與一朝饗

之者異矣

○彤弓昭兮受言藏利叶之我有嘉賓中心善叶去之

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叶之

賦也載抗之也體使正言其藏之謹也喜樂也右勸也

尊也謂勸其功也曰尊而

○彤弓功也受言彙古刀反叶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反之鍾鼓既設一朝醕市由反叶之

賦也彙韜好說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

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醕所以見其意厚也鄭氏曰鄭氏以醕為醕

酢饗禮為訓共侯爵盈不飲未必有醕酢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謂此詩首章已足其意下兩章只是詠歎以加重焉耳

春秋傳審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

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盧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

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

詩釋十

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

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

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

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周禮大司馬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馬弱犯寡則清

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增之野荒民散則

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則殘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

菁菁何叶反五

菁菁者莪五句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本草注曰一名莪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指賓客也

菁菁者莪五句

菁菁者莪五句

菁菁者莪五句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言菁菁者我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謂曰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夫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矣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及矣或曰以菁菁者我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下章放此

○菁菁者我在彼中止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兼存此說矣但二章二章此字皆失改今悉正之中

止止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漢食貨志貝小貝不成貝為五也為朋者謂小貝以上四貝各二貝為一朋而不成者不為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為朋非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錫我百朋者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錫我百朋者言錫貝之多也

○汎汎揚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見之後則休休然而安定矣其意味亦深長也

菁菁者我四章章四句

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矣

此序全失詩意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四牡駢駢音求載是常服音蒲

我是用急音叶王子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

六月建未之月也

可知劉辰翁曰以爲未月極是

以子月為歲首而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

鄭氏云戎車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並車

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補闕之

車並猶奔也對敵自隱蔽之飭整也駢駢強貌常服戎事

之常服以韎韁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

周禮司戎事常弁服韍韍韋則弁亦韍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舄韋弁服

同冠色衣韍韋則弁亦韍韋也皮弁服素裳白舄韋弁服

亦與之 獫狁即獫狁北狄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

沒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獫

狁內侵逼近京邑于涇陽而言也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

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戎車曰駢駢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

衣四牲曰駢駢則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無一

經檢點矣司馬法冬夏不與師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獫

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國

也

○比賦志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

我服既成于二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叶樊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釋文曰比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

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

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也三十里一舍也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既比其物而曰四

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去法

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釋文曰戎事尚強而言四驪者

故曰四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驪田備齊足而曰四黃既駕

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驪駢是駢驪是驪

其必舍卒不戰為計而今也此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

馬之修器械之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

備非一日也

引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服既成即日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出征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苦愛而佐天子耳

○四牡脩廣其大有顯玉容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音武武之服北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通叶于

賦也脩長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也共

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者則則伐

之服則捨之不窮征遠討也為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為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則軍心不齊事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以定王國也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嚴敬為主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宜宣王之由因也

○玁狁匪茹如整居焦獲音侵鎬胡及方至于涇

陽織音文鳥章白旆央央反元戎十乘反以先啓

行即叶反

賦也茹度唐入整齊也焦獲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在獲

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耀州三原縣也

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亦未詳其所在

也前漢書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求又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類師古曰鎬非豐鎬之

鎬方疑即朔方也夏等州之地則此後玁狁所難往城朔方靈

也涇陽涇水之北水在豐鎬之西北言其深入為

寇也豐鎬之地在今安西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

也類皆幟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之一耳白旆繼旒者也

帛也帛續旒末為無毛旒則旆之以央央鮮明貌元大也戎戎重

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史記三王出家注曰韓嬰章句

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漫輪馬被甲衡軛之上尽有勁戰名曰陷軍之車

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元戎啓行可以摧鋒破陣左傳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

○言猥狃不自度待洛量深入為寇如此是以建此旌旗

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

必勝矣左傳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因檢狃為寇而討檢狃而旌旗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此所以為官王中興之師也欬

○戎車既安連如輕竹二如軒四牡既佶其乙既佶

且閑叶胡薄伐猥狃至于大音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視之

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凡車之勢一佶壯健貌

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陽曲縣屬河南

道山西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戎狄之

法如此前漢書嚴尤曰宣王時徐狃內侵命將征之竟

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眾非武無

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下結紳介胃分為

冊途愚儒武夫各持一統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

以為乃邦之法則者也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

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

及於高燕民詩可見其文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叶幸飲

御諸友叶羽包反白交鼈臆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叶

反已

反已

反已

反已

賦也祉福御進侯維也張仲吉甫之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樂多受福祉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進饌於朋友名膾細切肉也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必及孝友之友也者移友而為之者也故言忠順之臣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又可見吉甫與朋友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然此但為吉甫既歸而私自與朋友燕飲而已

### 六月六章章八句

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又曰此伐之事所以自治者常優暇而有餘所治於波者常簡畧而不盡四章曰四牡脩廣五章曰戎車既安四牡既佶西北平原廣野率日千里

詩以車馬為重

### 序宣王北伐也

此句得之

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杜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壞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

道理矣。變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魚麗以下篇次為毛公所移而此序自南陔以下八篇尚仍儀禮次第獨以鄭譜分魚麗為文武時詩故遂移此序魚麗一句自華黍之下而升於南

陔之上此一節與小序同出一手其得失無足議者但欲證毛公所移篇次之失與鄭氏獨移魚麗一句之私故論於此云

薄言采芣起音于彼新田側其畝方叔泣叶每止其車反三千師反于之試叶詩同反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

騏翼許力路車有奭反簟第音魚魚服叶蒲鉤膺音條韋音革

加叶  
反誌

興也芣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

蒸為茹即今苦蕒買菜宜為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

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畲殺其草木也新田始

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蓄是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

將者也泣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

人也車駕牛所謂大車也兵車一乘則士卒共七十五人

重車一乘則將之者二十五人其中炊家子然此亦極其

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辟害意

之盛而稱之耳師衆于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認

率之也翼翬路車戎路也奭赤貌路也金路赤



彼茅蒐染為輿故知赤貌也輦第以方文竹篔為車蔽也

鈞膺馬婁領有鈞而在膺有樊盤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

聲也五路惟金路有鈞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

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纓皆以五采蜀飾之蜀音計織為之條革見蓼蕭篇○

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

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蓄畝矣方叔

泣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

軍容之盛也南征荆蠻想不其費力不曾大段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泣止其車三千

旂旒央央方叔率止約軹析支錯衡郎反八鸞鸞音衡叶

反服其命服朱芾音斯斯皇有瑋葱珩音衡叶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洽約束軹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

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

八也瑋瑋聲也養耳則錯衡八鸞皆以爲耳目之權也

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諸皇猶

煌煌也瑋玉聲葱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

赤芾葱珩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

馬所不親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

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預身不跨馬自能

叔帥兵之時其精神氣焰見於旌旗車馬佩服之間有以

聳人觀聽其勝敵也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

試云者其車馬之衆盛與師衆之所以打禦夫敵者又練

旗幟之鮮明也先言泣止而後言率止者始則臨之終則

率之以行也首章乘其四騶以下言方叔所乘之戎路其

飾甚備二章約軹錯衡以下言車馬之盛命服之美所

可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蕃而方叔之威儀整暇如此

矣異

詩釋十

九

○反惟必彼飛隼息允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泣止

其車二千師千之試方叔率止征音人伐鼓隊師鞠六居

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叶於振旅闐闐徒願反叶

興也隼鷓屬急疾之鳥也埋雅曰一戾至爰於也鉦鏡也

獨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征人

伐鼓互文也說文云鉦鏡也似鈴又云獨鉦也則

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

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周禮鼓人以金錫節

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詩云然鞠告也二千五百人

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警告之也陳師

鞠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眾

也鼓率其眾以作氣振止旅眾也言戰罷而止其眾以

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也治兵尚

尊卑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

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然首闐闐又伐鼓闐闐

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眾之盛而進退有節

如下所云也節之過也亦集於所止與兵雖強用

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章又以鳥之急疾與其猛鷲又

以亦集爰止只其進退有節也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

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尺允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音獲醜由反戎車嘒嘒吐丹嘒嘒吐雷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叶音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

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元老而率師

則師卦所謂丈人嘒嘒眾也嘒嘒盛也霆疾雷也爾雅注

所謂長子者也

之急疾者 謂霹靂 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采芑四章章十一句 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宣王南征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 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

事齊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尚疾也 龐充實也東東都洛邑也

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境

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人亦多刺之然

詩釋十

宣王之田乃是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首章 況言將往東都也

善與 盛也

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 東有用草 駕言

行狩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

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

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

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圃田為鄭地開封府中牟縣即今休梁路中牟縣也

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 選徒黃鸞 建旆設旄 搏獸于

教

**賦也**之子有司也不敢斥王故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

賢賢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響響則車徒之衆可知且

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教近棗陽地名

也同與與曰教山名晉師教鄭在教鄙之間土季設七覆

謂東有南草即此地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選徒以獵也

器械搏取禽獸于教地也同與與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

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

會同畢而田獵也選徒以獵也言其衆且肅也既選

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旗旌焉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

而陳曰搏獸于教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徒手曰搏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宜朱芾而此赤

芾者會同故也惟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

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

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黃朱色也金舄特見現

曰會殷見曰同詩釋十時見言繹陳列聯屬屬之貌○此

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決拾既伏音決與弓矢既調讀如同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子智賦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鈎弦開射拾以

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嚴氏曰決即衛左蘭

礼篇人注云拾韞伏比備也指相次比也謂手調謂弓強弱與

矢輕重相得也謂置山曰弓既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

輕重必視弓力之強弱弓強而矢輕則射夫蓋諸侯來會

者射夫即諸侯以同協也柴說文作桀謂積禽也

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權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

獵也

○四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於二反不失其馳叶侍舍音矢矢如破彼寄音過二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過君表五節之目三日即御田車馳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

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爾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

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也爾氏曰四黃與車攻比物力之強今日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

力也爾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碎物也○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蕭蕭不盈賦也蕭蕭悠悠皆閑暇之貌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

之狀無有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詩釋十壁而守夜軍中驚頃之復定不驚言比匹志反卒事終

也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爾氏曰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剪毛不獻爾氏曰射之剪毛謂在

傍而逆射之不獻不成禽不獻其害幼小擇取三等自左爾氏曰膘縹而射石之達于右膈爾氏曰為上殺以為乾干豆奉宗廟

釋文曰膈脅後解前肉也膈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爾氏曰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解爾氏曰達于右膈香為

下殺以充君庖殺以其中膈死最遲肉又益惡爾氏曰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

中者取之爾氏曰諸射義注曰澤宮名所以擇士也士謂諸侯朝爾氏曰射官課中否也○穀梁傳曰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爾氏曰也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

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言而美之○此章言其終事嚴

而頒禽均也謂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謂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問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

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

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然皆奇道也章末二句乃美宣

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

之也其見於田獵已如此詩○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

人固信其大有成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

###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謂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音韻各相

謂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音韻各相

謂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音韻各相

謂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音韻各相

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吉日維戊叶莫既伯既禱叶丁田車既好叶許四牡孔

阜符有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謂長也馬

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醜衆也謂禽獸之群

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

祖而禱之馬力則又備禮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

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補反獸之所同應音慶鹿麋麇

漆沮反七徐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曲禮注曰外事以剛日差擇齊其足

也此言差馬同聚也鹿牝曰鹿麋麇衆多也漆

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鹽韋流入

鄜爭坊至同州入河也東一名洛水賦方氏所謂雍州其

浸謂洛非河南之路也此言漆沮之從也○戊辰

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

麇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

之所也

詩釋十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叶羽儻儻表驕俟俟叶于或群

或友叶羽悉率左右叶羽以燕天子叶獎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曰群

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

事之人各共恭其事以樂天子也天子猶車攻之射夫同

而賦率

既張我弓既挾子洽我矢發彼小豝音殪於計此大

兕反徐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豝牝曰豝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言能

中微而制大也言射者即死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

如破也御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去二曰醴齊注曰醴成

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

賓客而酌醴也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

侯及羣臣也先王休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博

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田獵之所也三章言相與悉力以共田獵之事為天子

之樂也四章言既備而以其所得之獸供俎實使天子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

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

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紓理之

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善而先室又改動數字尤切王賦謂車馬之出軍實

謂軍器之數師律謂進退之度上下之情諸侯及左

右之人相率以共其事而天子又與之燕飲以爲樂

也綜理之周祭禱必講備地必擇車馬自備射御有

法終事嚴整頭禽之均酌醴之厚无一不至也

宣王所以復文武之功業者固不止於此詩所言蒐狩

之事然復也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

王之盛也復也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

實之盛也復也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

左又可見也復也詩而觀之則其車馬徒御之所出可見

而右伯以見師律之嚴也會同有釋而助我率悉率

周密蓋一事之間而五美具

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

焉

序謹微以下非詩本意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勞于野與

及矜棘冰人哀此鰥寡五叶果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其形鴻大而鳴小肅肅羽聲也之子

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



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勞來齊還旋定安集之往者還之優者定之危者安之

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散譬如鴻鴈之

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叶徒之子于垣音垣百堵丁古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叶連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故周禮說一堵之

堵長丈丈究終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澤中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乃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哲知宣示也知者聞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道驕也韓

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蓋非明

知者真能体卹我前日之情則亦焉能知其病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我之此歌為閒暇而宣驕矣鴻鴈二章章六句

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鰥寡無不得其所焉

此以下時世多不可考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音將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爾雅曰說文云中央中央也廣雅云中央也秦國云宛在水中中央中央亦中央

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毀以物百枚并反半政而

東之設於門內也爾雅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光明司烜特牲注曰庭燎之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用百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鑾聲○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

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

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義又庭燎晰晰與艾叶反君子至

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爾雅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

聲有節也爾雅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許云反君子至止言

觀其旂叶渠反

賦也鄉是近曉也爾雅曰從夜未中至未輝火氣也天欲

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此是吳才老之說既至而觀其旂

則辨色矣爾雅曰見其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爾雅曰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脫

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只之也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爾雅詩文

沔綿善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叶虎反駝惟必反彼飛隼息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叶羽反莫肯念亂誰無

父母叶蒲反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覓現天子曰朝夏覓曰宗爾雅

水勢橫趨於海猶爾雅曰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

諸侯朝宗于王也

○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

諸侯朝宗于王也

隹猶或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  
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亂則不足惜

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无父母不為一身謀獨不為父母謀乎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駢彼飛隹載飛載揚念彼

不蹟井亦載起載行即反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隹揚以興憂念之不能忘也

○駢彼飛隹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護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隹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輔氏曰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

自脩之事也

河水二章一章章八句一章六句陳高祖曰始念終憂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疑當作二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規宣王也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干涿樂

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擇他山之石可

以為錯七落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

釋文曰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擇落也錯礪石

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詞也。

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風刺也。皆不主於正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也。

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

誠身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以風王之

也。明善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他山之石

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欲之蔽也。夫必能去私

之蔽然後可以明善而誠身。此其序則由大以至小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曰鶴鳴于九臯其聲聞

而無遠近以見言之不可不謹也。魚潛淵水之下。而不知其

或在於渚。或在於淵。以比行有顯晦而無淺深。以見行之

不可不謹也。樂彼之園。以其有樹檀之美。而不知其下有

不可不材之木。以比愛而忘其惡。喜而容其佞。信而愛者不可

不明也。它山之石。以其有礪破之惡。而不知其中。有礪石

者不可不審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反均。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荆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穀。桑

殷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女。錯也。○

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麓厲。天下之至惡

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

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

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

云。邵子云。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皆山之石。其小人

石而攻玉。猶小人誘君子之無德。所以礪君子而進

於德。欺君子之無才。所以礪君子而進。其詩最

為難曉。

序 誨宣王也

彤弓之什十篇 四十一章 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卷第十

序



